

当代大家散文

王必胜 主编

我说是的

王蒙

王蒙 著



DANGDAI
DAJIA
SANWEN
Wang Meng
ZHUJIAN
W
Wan

线装书局



王蒙 著

我
说
是
的

王蒙

綫裝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说“是的”/王蒙著. —北京:线装书局, 2012. 12
ISBN 978-7-5120-0810-6

I. ①我… II. ①王…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86763号

我说『是的』

作者 王蒙

责任编辑 李琳

装帧设计 王文龙 白晨

出版发行 线装书局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鼓楼西大街四一号

邮编 一〇〇〇〇九

电话 六四〇四五二八三

网址 www.xzhbc.com

北京奥美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五〇千字

一五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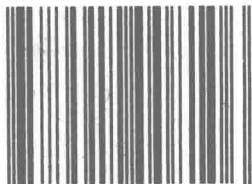
八〇〇

九二元

定 印 版 印 字 印

价 数 次 张 数 刷

ISBN 978-7-5120-0810-6



9 787512 008106 >

总序

王必胜

散文，一直为文学爱好者和大众读者所青睐，无论是广义还是狭义，散文的定义难定一尊，倒也无妨，作为一种文学的类别，她有相当固定的读者，也有稳定的作者队伍，在当下各类文学书籍中是有市场的。君不见，散文的各类选本、丛书，层出不穷。在林林总总的散文选本中，我们推出这样一套特别的书，一套荟萃了当代散文高手们的大雅之作，相信会得到读者的认可和喜爱。

俗话说，好马要配好鞍，好文章也要有好的包装。散文，当代名家的大作，用线装书的形式推出，也许之前有过，但成套的丛书，恕我孤陋寡闻，还是没有的。至少，当前十分活跃的散文名家的集子齐整地推出，还是首次。我们看到，这套书装帧雅致、内容精致，体现了印制与创作的相得益彰，在众多散文的选本中，是别致而有吸引力的。形式的精美，印制的精良，无形中就会让人先睹为快。当然，散文在有的论者那里是「古已有之」的，可以追溯到上古的竹编或者更远，如此一来，这本来古雅的文本，如今又通过这古朴典雅的形式推出，还原其雅致庄重，更有另一番意味。

我们曾把散文当作文学的玉人，玉树临风，亭亭玉立，站在文学的高地上，显示着高雅的情怀和温暖的文心。是的，散文本来就是最能体现作者的真性情，情感真挚，情怀率真，见性见情，

在文学花园中是一枝温润摇曳且内涵厚实的花朵。而有了这样的线装书的形式，让艺术的面貌找到了优美的表达，成为读者印象深刻的读本。如玉之可人，如花之美丽。让散文之美，得到更大的传扬，岂不善哉。

还有，作家们都是散文高手，他们的散文，或深邃瑰丽，或丰厚沉实；或直面人生，或针砭社会病灶；或寄怀于当下人文生态，或开掘于历史史实，等等，等等。姚黄魏紫，各呈其妙，绘成了当下最为斑斓的文学景象，成就了散文的光华与丰饶。睹之读之，岂不快哉。

本书短时间内得以出版，应当感谢线装书局同仁们的辛劳。总编辑曾凡华是位诗人、作家，由他动议邀我主编这套丛书，作为多年的朋友本人岂敢有违，当然，更得益于几位著名作家的鼎力襄助（他们自己选定篇目，或亲自来电子文本），以及责编李琳女士的组织之功。在此一并致谢。

壬辰年冬月于北京

目 录

总序

王必胜

一

塔什干晨雨

一

访苏心潮

七

凝思

四八

假山

五六

苏州赋

五七

我说「是的」

六一

落叶

六三

海

六五

树

六六

旧宅

六八

初冬

六九

新疆的歌

七一

感伤

七七

喜悦

八〇

烦恼

八二

嫉妒

八三

一辈子的红楼梦

八四

眷恋与忧思：『唐诗排行榜』《黄鹤楼》夺冠

九四

诗词的时间与空间容量

九七

曲终情未了

一〇〇

浏览、阅读与我们精神生活的质量

一〇三

从莫言获奖说起

一〇八

塔什干晨雨

在塔什干的十二天过得非常热闹，一切声音、色彩、形象、表情，似乎都强化了。电影节嘛，银幕上放大的生活不能不影响到银幕下面和电影院外面。

五月二十二日从莫斯科一到塔什干，参加电影节的外国客人便受到了载歌载舞的盛大欢迎。此后到达中亚历史名城撒马尔罕的时候，出席列宁集体农庄的宴请的时候以及当晚离开撒马尔罕的时候，那种长柄唢呐呜呜、手鼓与大鼓砰砰、上百名少女穿着乌兹别克彩裙（式样花色与我国新疆和田维吾尔女子常穿的彩裙无异）翩翩起舞的场面又再现过三次。

还有频频的献花。感谢那位年老的女服务员拿给我一个花瓶，很快，我住的乌兹别克斯坦宾馆四〇九房间的花瓶里便插满了鲜花。估计那些参加塔什干电影节的美貌的电影明星们得到花束会更多些。还有好几次盛大的招待会，讲话、敬酒、红黑鱼子、串烤羊肉、抓饭、吸收了乌兹别克民歌旋律的摇滚扭摆舞，一切都是大张旗鼓，好像一个电视接收机，所有的旋钮都拧到了最大限度。

当然，不能不提到我们每天的主要活动——看电影。如果把正式参加电影节演出的故事片全部看完，上午、下午、晚上各两部，每天就要看六部……您倒是试试，一天看六个电影，连看上几天，您的头会爆炸的。

还有在饭厅、在前廊、在大门口与各国电影工作者的友好会见。为了使别人听得见自己的话，连举止最为优雅的标准绅士也要扯起喉咙叫喊。还有录音采访、摄制纪录片、记者招待会、参观市容、私人会见、兑换卢布与购买纪念品，还有当我们这些外国客人集体「出巡」时三轮摩托警车的开路与卫生急救车的殿后……

总之，每天都是热热闹闹、闹闹哄哄、轰轰烈烈、欢声笑语、气氛十足。尽管中苏关系还微妙，很麻烦，远远不是已经平安无事、一切顺利，但在这里，主人与客人宁愿「只叙友情、不谈政治」，做客的和待客的都要个皆大欢喜。

于是我睁大了眼睛，扎煞起耳朵，调动起口舌，努力看、听、说和吃，努力从苏联中亚细亚这座很有气魄的城市，从它的电影节内外活动中接收更多的信息。我当然感谢主人的精心安排与热情好客的接待，我也喜欢这种热烈和热闹的气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又似乎有几分惆怅。大概写小说的人不一定那么适宜参加电影家的活动吧？与大轰大嗡的电影相比，我们的小说是多么文静、多么娴雅、多么忧伤啊！写小说的人也许宁愿场面小一点、声音低一点，以哪怕是带着追怀和失落的伤感的复杂心情，去探寻这块我们自幼熟悉、却又变得如此陌生的，近在咫尺却又远在天涯的陆地上的谜语吧？

请原谅，我的苏联东道主、我的在电影节上新结识的朋友，还有我国的电影工作领导部门。在塔什干的最后几天，我想的是，电影节好是好，一辈子参加一次也就够了，生活毕竟不是电影，日子也并不都是节日，哪要得了那么多载歌载舞和宴请？

根据以往的经验，我知道，当时光的流水冲刷过去以后，盛大的东西并不总能留下深刻的印迹。已经是一九八四年六月一日的夜晚了，六月三日凌晨我们便要告别塔什干，这热热闹闹的一切便从此烟消云散了么？

我似乎有点不甘心。六月一日夜晚，我怀着依依惜别的心情，穿过旅馆门前的地下通道，来到马路对面的树林里。

真是瞎忙！在这座宏大的旅舍住了整整十天，竟一直没有到对面看看。这是一个街头公园，花和树整整齐齐。有几株三个人合起来也抱不拢的大树，显然是栽植于七十年代大地震之前。报刊亭已经关闭，冷饮店生意兴隆，尽是争饮喀瓦斯与百事可乐的红男绿女。是的，这一天是周末，在苏联，周末还是很有气氛的。一座饭店的窗户遮着严严实实的窗帘，从中传出迪斯科的乐声，节奏鲜明急促。门口有维持秩序的警察。有一个妇女在气愤地喊叫，似乎她是来找她的女儿，不知向警察诉说了什么。再绕过去就安静了，在安静的花园中心，矗立着高高的纪念碑，老远就看得见纪念碑

上雕像的大胡子。是马克思？又像，又不像，我好像不能判定。走近了才看清楚，是马克思。

回到旅馆我就沉沉入睡了，睡到六点多钟便醒了过来。这里的人们一般都是睡得迟也起得迟的，六点钟是一个很早的时间，但我不想再睡下去。梳洗完走到门外，真难得，天阴沉沉的，淅淅沥沥地下着雨，吹到脸上的是湿润凉爽的风。塔什干的夏季历来是炎热无雨的，不过才是五月下旬，我们这些电影节来客便已经尝到了塔什干之夏的威力。当我询问当地的朋友塔什干夏季的降雨情况的时候，被问询者的回答是「根本不下」。今天又是怎么了呢？

街上的行人和车辆都很稀少，在地下通道里倒看见几个行色匆匆的人在朝另一个方向——地铁站的方向走去。我从对面的通道口出来，看到了地上的泥泞，原来夜间雨下得不小呢。一圈又一圈的鲜红的、粉红的与黄色、白色的玫瑰，五月底六月初，正是玫瑰盛开的季节。树大部分似是枫杨，树叶像枫，树干是杨。塔什干不愧是花与树的城市，在这干旱少雨的地方，到处有着众多的花与树。也许正因为干旱少雨，人们才更懂得爱惜花草树木吧。

报刊亭已经睡了一夜了，现在也仍然不到营业时间，亭里亭外杳无一人。但是毕竟已是白天，隔着窗玻璃可以看到几份报纸、画报和为旅游者准备的风光明信片。夜总会——我想昨晚有个母亲在诉说的那个地方可以叫做夜总会吧——与冷饮店也都变得安安静静了，它们都在休息。

好安静啊，来塔什干十几天还从来没有这样安静、凉爽、潮润过，连雨打在脸上、头上也是舒服的。

我缓缓地再次走到了马克思像前。马克思静静地呆在一个静静的地方。碑有三层楼高，由青白色的条状巨石筑成，上面的石头比下面的石头还要宽大些，矗立在那里像一道强劲的光柱，威严地向天空放射。当然基石还是大的，但碑并不竖在基石的正中，似乎有一点不平衡。这不平衡却被马克思的飞扬的胡须平衡了。马克思的须发扬向一方，是神采飞扬，是愤怒，是呼唤着历史的暴风。然而他沉默着。

我虽然不懂雕塑，但这像这碑仍然强烈地感动了我，也许更主要的是因为它是马克思。我走近细看，发现碑下用多种语言写着字。其中中文是繁体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此外我能辨认出的文字还有俄语、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德语、阿拉伯语等等。从中文的繁体看来，此碑的建成不会晚于五十年代中期。我看着这碑、这像、这文字，感从中来，喟然慨叹。

雨却愈下愈大了，我的头发已经变得湿漉漉的。看着横穿马路的地下通道入口，还远，而且有泥泞。近处没有房屋。

只有一株株大树，正好避雨。我紧走了两步躲到树下，这树冠又大又密又厚，雨虽然还下，树冠的下面却是绝对的干燥而且安全。站在树下，听着雨声，看着雨、树、花、马克思碑，我觉得如

梦如画，似喜似悲。

这时从远远的对面走来了一位中年俄罗斯妇女。从长相和穿着上，我相信我还是能分辨出中亚细亚各民族「土著」和俄罗斯人的。这位妇女身穿质料朴素的绿花纹的连衣裙，长圆脸，目光严肃中充满温柔，脸色不算很健康。她没带雨具，匆匆站到了我斜对面的第三株树下避雨，到了树下以后，她庆幸地一笑，和我找到我的「保护伞」的时候的表情一样。

然后她回转身来看着我，我也看着她。我猜想她是一位辛劳的有教养的工作者，我相信她的肩膀上有一副并不轻松的生活的担子，然而她还是快乐和充满希望的。我猜想也许她的丈夫没有好好地待她，否则她的目光不应该是那样。我猜想她正在猜想我是什么人。在塔什干，正像在旧金山一样，我多次被人当做日本人，也着实可叹。我们的脸上都出现了笑容，我们都感到一种慰安，我们似乎已经用目光和笑容互致了良好的祝愿，虽然我们谁也不知道谁。虽然雨还没有停，天阴得很沉。

一九八四年

访苏心潮

我两次访问过美国，访问过联邦德国和墨西哥。我曾经写下了一些出访见闻，写下了对于中国人来说完全是别样的、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目瞪口呆或者哭笑不得的那些感受。

这些感受的基本特点（特别是关于美国的），可以用一个通俗的字眼来表示：「开眼。」你去西方，你看到到那上百层的摩天大楼吗？你看到到密如蛛网的高速公路上的汽车流吗？你看到到那灯红酒绿、奢侈丰盛的花花世界吗？

而到苏联的访问完全不同。我无法用一种好奇的、幽默的、热烈而又清醒的旅人的旁观态度来环顾周围的一切。

幽默是一种成人的智慧。我是在四十五岁以后才考虑并实现访问美国的。访问美国对于一个作家的的心灵来说并不是特别困难的事情。它好也罢，赖也罢，你有时候嗤之以鼻、有时候五体投地也罢，它是它，你是你。

只要你有足够的幽默感，你就会有足够的胃液去消化你的访美经验，既能消化，也能吸收。但是苏联不行。我向往苏联，远远在具备足够的幽默感之前。

在苏联，我觉得光靠幽默是不够的。虽然我曾经自我欣赏、自我标榜过我的幽默。

访苏二十二天，我感到的是幽默的困惑。

我大概从十五岁起就梦想过去苏联，如果不是更早的话。

那时候苏联不仅是一个美丽的梦，而且是我为之不惜牺牲生命去追求的一个理想。

没有哪个国家像苏联那样，我没有亲眼见过它，但我已经那么熟悉、那么了解、那么惦念过它的城市、乡村、湖泊，它的人物、旗帜、标语口号，它的小说、诗、戏剧、电影、绘画、歌曲和舞蹈。

到了莫斯科，一切都给我以似曾相识、似曾相逢的感觉：莫斯科河畔钓鱼的老人，列宁墓前的铜像般一动不动地肃立着的两个哨兵的蓝眼睛，克里姆林宫钟楼上报时的钟声，用花岗岩铺地的红场与红场上的野鸽子，列宁山上的气魄雄伟却又显得有点傻气的莫斯科大学主楼，地下铁路革命广场上成群的铜像，包括街道的名称——普希金大街（静悄悄的）、高尔基大街（两边都是商店）、赫尔岑大街（通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别林斯基大街（大概面貌与革命前没有区别）……这种似曾相识感甚至是令人战栗的。

我真的来到了列宁和斯大林、普希金和高尔基的故乡，我听到许多歌儿歌唱过，我自己也动情地唱过许多歌唱它的歌儿的莫斯科了吗？

当然是初次邂逅。怎么又像是旧地重游？

我倒没有幽默它一下，干脆用好莱坞电影的那个中文名字，叫做「鸳梦重温」。梦早已被当时是冰冷的现实、现在也还没有完全变成历史的铁一样的严峻所打破。

游历苏联是一次灵魂的冒险。因为再没有第二个外国像这个国家那样在我少年时代引起过那么多爱、迷恋、向往，后来提起它来又那么使我迷惑、痛苦乃至恐怖。

好也罢，坏也罢，它和我们的关系是太深、太息息相关了。我和我的朋友们都感到一种少有的关切，都纳闷，都急于多得到一点有关它的信息。

游历苏联是一次充盈的内心体验，不仅仅是、远不只是一次「开眼」的旅游。

它的一切美丽都使我忧伤而又欣慰，它的一切不美丽都使我欣慰而又忧伤。

这是一次重温旧梦的旅行。当我看到克里姆林宫的红墙，当我听到那报时的钟声，当我听到在苏联已经唱了二十多年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的时候，我好像回到了年轻时候。

这又是一次告别旧梦旅行。我不是鲁迅的秋夜的细小的粉红花梦中的瘦诗人，我并无兴味把眼泪擦在粉红花的最末的花瓣上。

重温旧梦带来忧伤的甜蜜和甜蜜的忧伤。告别旧梦带来希望的坚强和坚强的希望。

这是我们的近邻。

从北京首都机场起飞，一个多小时以后便离开了我国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土，再大约一个小时，便来到了贝加尔湖上空。

地理书上讲过，贝加尔湖是最深的湖。

更重要的是，一九四九年，我和我的同伴都爱唱一支歌：

贝加尔湖是我们的母亲，

她温暖着受难者的心。

为争取自由而受苦难，

我流浪在贝加尔湖滨。

中国的革命浪潮，苏联所影响的世界的革命浪潮，使贝加尔湖变成了一个亲切的湖。当我们少年时选择了革命的道路的时候，我们都有为革命而到类似贝加尔湖地方去受难的准备。

天气晴朗，但是我没能看见贝加尔湖，只是在事后才听人们说起，贝加尔湖已经过去了。

原来这么快就进入了苏联上空，就掠过了贝加尔湖。原来是这么近！

我俯瞰苏联的广袤的国土：灰褐色的土色，绿色的植被，稀稀落落偶尔一见的小房子。一路上